佳县泥河沟村

以农业遗产保护延续“枣缘社会”

Hegou Village in Jiaxian County
A Traditional Date Fruit-based Socio-economic Pattern Continued through GIAHS

文/孙庆忠（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）

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佳县古枣园，
是泥河沟村民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，创造出的人与枣林和谐共生的文化系统，
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天然基地。
但如果仅凭大枣此项靠天吃饭的微薄收入，村民的生活不会得到根本的改观，
乡村建设的构想也只能在扶贫的视域内徘徊。
因此，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东风，拓展古枣园的社会与文化功能，
为城市生活寻找“怀旧”的栖身之所，既是泥河沟当下设计的方向，也是未来发展的契机。

陕西省榆林市佳县的东北部，有一个被群山环抱的古村落——泥河沟。三面环山、面朝黄河的泥河沟村，掩映于千年枣园的深处。独特的自然景观、传承久远的村落形貌，使这里拥有依山傍水之灵秀。每当旭日东升，河面波光粼粼，氤氲的水气便会弥漫山谷。每逢黄昏将近，群山布满晚霞，窑洞的炊烟又会随风蒸腾。如是这般的日出日落，记录着乡村时间的刻度，承载着村落的岁月流年。古朴静谧的村庄就这样在村口金狮山和银象山的守护下，恰似神仙居所，宛如世外桃源。

2014年4月，这里因36亩古枣园，被联合国粮农组织（FAO）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（GIAHS）保护试点。同年11月，这个陕北偏僻的山村又被纳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。这些接踵而至的名号，令曾经无闻的村落名声鹊起，也使村民燃起了重拾旧事的热情与渴望。

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村落

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，是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02年发起的一项大型的国际计划，其目的就是在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，促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。作为连接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桥梁，农业文化遗产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与人们的生产、生活融为一体。因此，在强调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同时，以村落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系统更是保护的重中之重。

保护村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？在传统的乡土社会，村落与农民的时间经验一体，记录着乡村的时序刻度，承载着小农的以礼俗活动为核心的生活内容。作为接续历史与现实根脉的物质载体，它是经由当地人生产和生活实践而形成的文化、情感和意义体系，而且始终在他们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在中国人的观念体系中，“田、园、庐、墓”是乡村聚落的基本形态。它既是记忆的风景，也是乡愁的栖居之地。在由血缘和地缘构成的网络社会里，祖先与后辈所共同传习的恰恰是生生不息的村落民俗文化。

因此，每一个村落的消失，都意味

1. 泥河沟村全景 摄影/何颂飞

着与祖先智慧、与过往生活的一次诀别。然而，在“发展主义”和现代化观念的胁迫之下，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使村落的消亡呈现迅猛之势。据统计，2000年时，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，到了2010年，总数锐减为271万个。十年内减少92万个自然村，平均每天消失252个。面对这样的事实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能否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路径，拯救行将消逝的乡村？

唤醒早已悬搁的村落记忆

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佳县古枣园，是泥河沟村民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，创造出的人与枣林和谐共生的文化系统，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天然基地。然而，与中国绝大部分村庄的处境一样，这里的自然景观并未转换成村庄发展的资源。全村213户806人，常年在村的158人中，有111人年逾花甲。他们是管理900亩耕地和1000亩枣林的主力军。紧邻村落的36亩枣园里，生长着1100余株古枣树，树龄最长者有1300多年。它们目睹了窑洞院落里的人来人往，听惯了古戏楼里传出的悲欢离合。遗憾的是，如此古老的村庄没有文字记载，漫长岁月里的往事都潜藏在一辈又一辈村民的记忆之中飘忽不定。

2014年7月，中国农业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团队驻村调研之初，村民不知农业文化遗产为何物，更不解外来者为什么要追问村子里的陈年旧事。尤其令我们伤感的是，我们到村之日，正是武国雄老人的周年祭。他曾经是小学校长，当过大队书记，是村里公认的文化名人。我们也因此体会到，抢救记忆是遗产保护的当务之急，没有哪位老人等你采访之后再赶赴黄泉。作为村落记忆的载体，老人们的相继谢世，意味着他们熟知的村史连同那些鲜活的生命体验，都将付诸东流。这也是农业文化遗产濒危性最直观的体现。更为严重的事实是，村民对农业文化遗产缺乏了解，这种价值认同的濒危，使民众参与的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。缺此，那些祖辈相承的乡土知识就无法发挥其延续文化根脉的作用。基于这样的认识，与村民共同找回村落记忆，继而使其参与保护行动，最终成为农业文化的守望者、传承者，既是我们驻村调研工作的起点，也是社区营造的终极目标。

我们从搜集老照片、老物件入手，村庄的尘封往事得以呈现。武岳林（1944年生人）珍藏着祖上嘉庆十五年的地契、咸丰九年的出租地账、同治元年的赁窑老账、民国元年的迎婚礼账；王春英（1945年生人）难以忘怀的是传了三代的木箱，那是外婆给母亲的陪嫁，也是自己出嫁时母亲所赠的妆奁。当古稀老人捧起他妈妈1949年用毛笔书写的日记时，当耄耋老人告知照片上的年轻人是他的高堂时，他们无以言表的神情，好像是又一次回

归了童年。当我们把这些有情感的物件用相机重新定格的时候，我们不仅存留了一段又一段家庭的历史，也收藏了一份温暖的生活记忆。

在搜集老物件的同时，我们通过口述史的方法，采写了那些在乡村里生活的父一辈、子一辈传承的村落故事。在他们的讲述中，破旧的11孔窑与乡村学校的兴衰连在一起；河神庙与龙王庙与他们的灾害记忆一并而至。他们饱受过黄河之苦，也曾享用了水运之便。如今，码头已不见踪影，艄公已走下船头，但痛苦与欢乐并至的往事却总是呼之即来。那些贯穿村庄的水利工程、那座护佑枣林的拦河大坝，那条背扛返销粮的陡峭山路，都留下过他们的汗水与泪水，承载了村落的集体记忆。正是通过这样的记录，有关“文革”时期青年突击队、铁姑娘队、老愚公战斗队、红色娘子军队的记忆被唤醒，村中那段激情的岁月也因此得以重现。

在这项采录口述史的工作中，我们不仅仅问询村内的老人，也对那些虽然漂泊在外，却心系家乡的年轻人做了细致的访谈。他们创业的艰辛、打工的经历，是近30年来农民群体的缩影。他们的人生起伏不再是一个村落的故事，而是中国农民刻骨铭心的生命历程。

为了增进村民自我组织和自我建设的能力，2015年7月16日我们积极协助村民举办了以“万里黄河水，千年古枣园”为主题，以“乡思”为主旋律的“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暨中国传统村落周年庆典”晚会。这是继2014年7月7日“缘系泥河沟，共叙枣乡情”的又一次村民集体联欢，不仅唤醒了村民的家乡情感，更使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深入人心。

我们所做的工作，表面上是在追问一个又一个“枣缘社会”的故事，实际上唤醒的是那些早已悬搁的村落记忆。在我看来，村落也和生命个体一样，都活在记忆里，一旦失忆了，就会不知自己从何而来，更不知迈向何处。我们的工作把村庄的历史与当下链接在了一起，村民的日常生活展现的是陕北的地域风情，他们追忆的往事汇聚的正是本土知识的宝库。通过这种参与式的行动，淳朴的村民不再是遗产保护的旁观者，他们成为了自身文化的讲述者。那些曾经被遗忘的往事，转化成了把人、把情、把根留住的集体记忆。这种“社区感”的回归，正是村落凝聚和乡村发展的内生性动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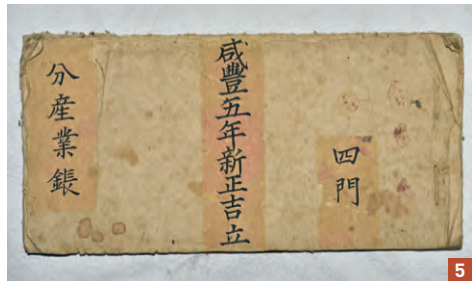
传递永不褪色的文化记忆

回首我们的村落保护实践，最可喜的变化是村民开始珍爱古枣园及其近旁破旧的村落。他们知晓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，萌生了修葺小戏楼的愿望；那些曾经废弃的老物件被想起，落满灰尘的牌匾被拂拭；被淡忘的地名裤裆湾、小嘴峁成为了“人市儿”上谈论的热点；风水宝地卧虎湾的故事再度被演绎。在我们两度驻村调研的26天里，村民的生命叙事与村庄的历史形态就这样慢慢呈现了。

更为可贵的是，村委会协助组织了老年人协会，村庄平淡的生活因此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。傍晚时分的锣鼓秧歌，让沉寂多年的山村格外红火；共食一锅饸饹，让久违的乡情更显浓烈。在外打拼的年轻人也因“爱枣协会”的微信群而集结在一起，共同寻找红枣出路，谋划家乡发展。

“土地的黄昏”是中国乡村的共

2. 山上的枣林 摄影/侯玉峰
3. 昔日学校的11孔窑 摄影/侯玉峰
4-6. 武岳林珍藏文书 摄影/侯玉峰



7

相，但文化干预下的泥河沟村却有了些许的不同。这也许会为我们勾勒理想的乡村类型，提供了一种可能。在寻找各种乡土重建路径的今天，有一种普遍性的认识——村庄的希望是让外出者回流，让更多的年轻人留在村里。这的确是乡村建设的愿景，但我们要充分认识一个基本的现实问题，如果让年轻人回归，就必须有产业支撑，否则他们就没有生存的基础。此外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，农业科技的进步已经为节省人力创造了条件，劳动力的转移已成必然之趋势。从人性关怀的角度视之，现代化已经拓展了村民的生活视野，年轻人有资格享受全球化时代的福音，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禁锢在土地。如果有条件有机缘，他们不仅要走出家门，还要走出国门，去体验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背弃了故乡，所有的村民都可以通过现代信息手段，享受着他们村里的生活，只要他们还心系村落，始终把这里作为牵挂的故乡。

对泥河沟而言，武姓四大家族(沙愣、石塌、磕里、湾里)的子孙，每当清明节到来之际，每逢中秋月圆之时，都能把情感投掷在这里，那么再远的距离、再久的等待，不都有了精神的归属嘛！

那么，泥河沟村将凭借怎样的产业迈向小康之路？又将以怎样的设计理念使其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乡村？大枣是泥河沟的生计来源，但如果仅凭此项靠天吃饭的微薄收入，村民的生活不会得到根本的改观，乡村建设的构想也只能在扶贫的视域内徘徊。因此，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东风，拓展古枣园的社会与文化功能，为城市生活寻找“怀旧”的栖身之所，既是泥河沟当下设计的方向，也是未来发展的契机。

泥河沟要有怎样的形貌才能令人驻足忘返？要有怎样的文化气质才能传递出乡愁的理念？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地，它的民居依旧是古朴的窑洞，却不乏城市生活的便捷。在它的生活节奏里，无处不在的是传统，生活其中所享受的又无处不洋溢着现代。它不是喧闹的观光休闲之所，而是人们体味乡村气息、享受慢生活的度假胜地。只有这样，此类标志性的村落才能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名号相符。

一旦这个古老的村落具备了这样的形制，村民也便拥有了可持续的生计之源。在这里，农业文化遗产地最基本的构成要素——农民的生产和生活，已经成为了外来者用以怀旧和体验乡村的消费商品。这里没有城市生活的喧嚣与骚动，宁静安逸的乡村生活本身就具有了极高的商业价值。

作为一种“情感的学问和实践”，保护农业文化遗产表面上是保存传统农业的智慧，保留和城市文化相对应的乡土文明，其更为长远的意义则在于留住现在与过往生活之间的联系，也可以说是一种“精神故乡”的营造。彻头彻尾的乡村滋味是其应有的精神气质，有温度、有情感的乡村叙事，传递的正是永不褪色的文化记忆！

7. 泥河沟村晚会 摄影/侯玉峰
8. 泥河沟村“人市儿” 摄影/何颂飞

8

| 责任编辑 谢际虹 | 版式设计 王勇 |